

金 宝 善 文 集

(样 本)

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编

R-09
BJY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124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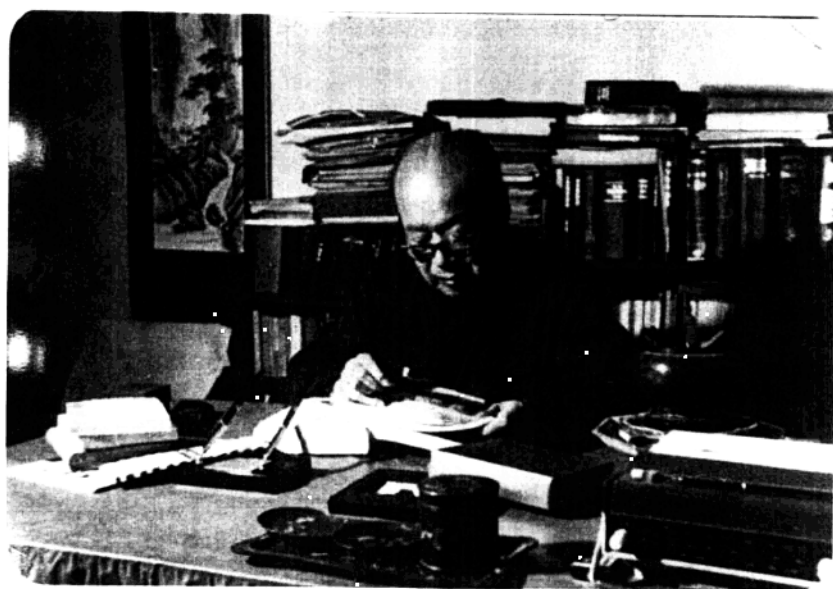
DF12/24



金宝善教授



A1C00988390



耄耋之年的金宝善教授
坚持用放大镜在孜孜不倦地工作

金宝善教授遗墨

我一生所写的书册和文章

我过去所写的书册是很少的，文章也不多，现在列出如下。

在1919年我回国以后，到1927年为止，都是自己动笔，写过：

1.《都市卫生行政评判标准》这是和前协和医学校卫生学教授兰安生合编的一本页数不多的书。兰安生为的原书本，我后来只做了翻译工作。把城市的卫生工作分作十多个项目，每项工作按其完成的程度订出几个标准。在年终总结时，按完成的程度，给以分数，最高为一百分。然后总计起来，评出这个城市卫生行政工作的总成绩。

2.《学术研究报告》这是我写的一本线装的书，不多的报告。我在1926年到美国的一个公共卫生所进修了一年的公共卫生学，把流行病学、工业卫生、卫生工程及环境卫生、生命统计、营养卫生、卫生行政等科目里所学到的内容，作出简要的叙述，自己出版印发的，全书只有几十本，不是公开出售的。

此外，我在这一阶段内，还曾写过以下两篇简短的文章，放在中华医学季会杂志上登载过：

3. 《公厕制度》不记得那一期中华医学杂志(这是一篇幻想的公厕厕所制度,在丰镐道丰镐良地里仅仅是一个设想)
 4. 《北平(即北京)应当设立卫生局》(题目可能有些出入)这是为提倡城市应当设立卫生行政主管机关而写的。
 5. 《1944年中国年鉴》中的卫生一章,由医政、保健、防疫等提供材料,由秘书主任综合编写,送给当时的中国年鉴编辑部门采用的。
 6. 《1944年中国年鉴》英文版,由当时的防疫处内容根据上述年鉴的中文版编写的。
 7. 《1945年中国年鉴》中的卫生一章的编写情况,与上述1944年中国年鉴的情况相同。
 8. 《1945年中国年鉴》的英文版,也和上述1944年中国年鉴英文版的编写情况相同。
- 以上年鉴中卫生一章的编写,我记得一共去过两次。上述1944年和1945年的两个年期也许是1943年和1944年。它们的内容是这一年內所做卫生工作的综述。大概分为卫生行政机构(共记述了多少省市县的卫生处、卫生局和卫生院所等)、省市医院、传染病的防治、寄生虫病的防治、学校卫生、环境卫生及卫生工程、妇幼卫生、生命统计等的数字和简报的工作情况。当时实际做到的工作很为内容充实,不过是一种及时的宣传品而已。
9. 《全国性的卫生统计》这个题目,我记不清楚,是由许世瑾(现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主编,廖家禹(解放后,

我在中央卫生部技术室主任时，他是技术室的一个干部，中央卫生部人事部门想必知道他的下落）助编，用我和许卫三的名义发表的（投登在中华医学杂志上，不记得是那一年）。它的内容主要是上述中国年鉴的内容。中国年鉴的编写，想必采用了这篇文章内所列的数字统计。

10. 《公医制度医师》(?) 伪卫生部，我记得，曾编发《公医制度》一种不定期的简单刊物两期，其目的是想建立公医制度医师制度，从伪中央政府按期领到一笔经费，任用一批医师，由伪卫生部直接发给工资，分发到指定的若干选定的地方卫生机关担任职务，以便推动地方卫生医疗机构的发展。地方卫生机关的经费很少，在这种制度下，不得不招来若干比较有医疗卫生能力的医师，下去帮助。其来杯水车薪，完全不能实际的补救办法，不久就停止了。

11. 《卫生实验》或《实验卫生》的发刊词。伪中央卫生实验院，我记得曾编发过这种期刊若干期，由伪卫生部的秘书室发了一个发刊词，用我的名义，送登在这个期刊上。

12. 对伪中央训练团的讲稿和总结，大致是上述中国年鉴和全国性卫生统计的那些资料，我记得是当时伪卫生部任便处长兼秘书主任的陈万里代拟的（陈万里现在才富博物院磁器部工作）。

13. 此外，向中华医学杂志，还有一批而篇的投稿，都是由秘书主任代拟的，比较简短，没有像上述许世瑩

所主编的那部材料由集体内容,不过是为了将反动政权的那部宣传文字,其题目实在回忆不出来。我在1961年以后由保健组织教研组的一个科研题目,曾收集有关文献大概一百多篇,写成《我国近一百年来保健简史》一篇文章,篇末附有文献目录,其中几篇是我和^{自己}我与许世瑾合写(周东的教发表的)的。

- 至于用英文发表的文章,除上述英文版的中国新闻外,我记得,当时任中央卫生实验院长朱章履(现在北京院部)曾让我写过一篇关于反动政权的公共卫生事业发表在《美国的公共卫生杂志》(1946年或1947年)。
- 1948年出国到1950年初回国期间,在联合国儿童急救基金会任职期间,我到意大利去视察该基金会所拨款补助的儿童疟疾防治工作。回到该会后,曾让我写过一篇“视察”报告,该会的宣传组,将这报告整理,即用我的名义(儿童急救基金会的顾问名义)发表在《美国的公共卫生杂志》,以宣扬该会的工作。

1950年三月回国以后到1966年上半年的编写情况。

16. 《我国近一百年来保健简史》。这是于1961年以后保健组织教研组的科研工作中的一个研究题目,如上述,我收集了一百来篇的文献,主要是阐述了从鸦片战争以后,最近一百来年的旧中国里,在卫生医学方面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简史。

- 在1950年到1957年期间,我参加编写的和肥学的,如下列。
- 17.《中等医士学校卫生学》。这是中央卫生部卫生书籍编辑委员会主办的教科书的一种,其中保健组织一章是我起草的,只是把老一本的卫生行政组织叙述一番,加上新中国的卫生方针,缺乏政治,写得很不呆板。
 - 18.《浙江省的卫生视察》(题目可能有些出入)。这是于1955年,我利用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光荣的地位,随同一个政协视察团到浙江去视察卫生情况而写的一个报告。
 - 19.《河北山西的卫生视察》,这篇报告的总的内容是叙述了新中国卫生事业的现已达之水平,是反动政权里所不可想象的。

通过全国政协卫生组织印了若干份送给中央卫生部各司局并在九三学社社讯的一期中登载出来(是当时九三社讯的总编辑程某(忘其名)向我要去的而登在社讯上的。

- 20.《设立本省各县卫生防疫站》。这篇短文,刊登在1957年的一期《健康报》上,其中有片面强调卫生防疫站的不正确的观点。
- 21.《多请专家参加工作》(我所写这篇文字的题目是卫生部门的管见主义,是健康报编辑都改为此题)
- 22.《医疗与预防相结合》。这是取自中华医学杂志的社论,通过金岳传理章,刊登在1957年的一期中华医学杂志上,是片面强调了预防方面作为社论,我改有果名。

6
1962年以后,本院领导上叫我去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室合作,为他们翻译《世界各国卫生状况》,一直到1966年上半年止,一共翻译了:

23. 《世界多国卫生状况总论》两篇,和

24. 《一百五十个国家的卫生状况》。这些原始材料都是由朱章廉回国以前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时安排寄来的。翻译的全部材料当中,其中三十个国家的材料,由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室采用;还有二十个国家的材料,叫我摘要缩写成比较简短的文字,分期登在该情报研究室按月所发的《医学科学内部参考》的期刊上。

25. 此外,还有个别专题如疟疾等的翻译材料也曾经在这个期刊上(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的技术报告”)此外,除原始的文献材料的翻译外,还编译了例的两个日文的文献综述。

26. 日本医学科学研究所共约一百来个的组织,性质研究科学家和他们所进行的研究题目等综合资料。

27. 日文的《节制生育》文献的综述。这个综述,后来曾由北京市卫生局印发给有关单位参考。

金奎善 1968.10.2

编辑说明

一、金宝善教授是我国医药卫生界的老前辈，老一代的公共卫生学专家，是我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前身北京医学院卫生系的系主任、名誉系主任。在旧中国，他一直在蒋介石政权里的卫生部(署)任职，一直参与卫生防疫机构的组建以及各项卫生方针、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几乎经历了中国卫生防疫事业从创建到发展、起起伏伏、坎坎坷坷的全过程。在他一生中，曾撰写并发表了一批卫生防疫及卫生事业管理等方面的论文。现在，将他生前所写的资料 and 文章编辑成册出版，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表示对他在医药、卫生教育和卫生防疫工作中的建树永志不忘；二是他在文章中提供了很多卫生防疫工作的史料，汇集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数据，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显得这些史实资料的珍贵，这对于研究我国卫生防疫工作和卫生事业管理的历史是大有裨益的；三是在他的文章中，可以帮助年青一代看清那些发达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医药卫生科学作为手段，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所谓的“援助”、“救济”、“资助”的实质，绝不是象他们所标榜的那样是什么“慈善”事业，而是一种卑鄙的文化侵略，目的在于达到他们剥削和压迫那些弱国和穷国的人民，这对于我们当前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是有益的。

基于以上认识，在陈育德同志任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期间即已搜集了金宝善教授的著作和文章，但当时限于条件未能将这件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二、将这个“样本”提供给有关领导审阅。“样本”的编辑采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将金宝善教授在1950年回国以后写的文章和整理的资料作为上篇，排在前面；在此以前写的文章作为下篇，排在后面。

三、在编辑“样本”的过程中，只在文字上作了少量修改，对一些有明显政治原则性错误的词句作了删节，其他均保持原作。

四、待研究的几个问题：

1. 是否同意编辑出版《金宝善文集》？

2. 如果同意，是否可由公共卫生学院领导出面，约请文集内容所涉及到的各主要学科的老专家组成编委或编辑小组，共同对“样本”的形式和所选的内容进行审订，使之更完善、更详实、更准确。

3. 如果同意，能否抓紧工作，争取在1992年我校80周年校庆时与读者见面。

莫廷杰

1991.10.18.

金宝善教授的生平

(代序)

中国医药卫生界的老前辈、公共卫生学专家、北京医学院卫生系名誉系主任、九三学社社员金宝善教授，1893年4月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在绍兴中学期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前的一些革命活动。十七岁时考入南京水师学堂，后转入杭州医科专门学校就读。1911年考取官费、东渡日本留学，先在千叶大学医学部学习五年，攻读内科，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传染病研究所，研究传染病及生物制品，前后历时八年。以后又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获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

1919年，金宝善教授自日本回国后，在当时的北京中央防疫处任职，同时在现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及军医学校教授传染病学和防疫学。1927年从美国回来后，他先后任当时的杭州市卫生局局长、中央防疫处处长、国民政府卫生部保健司司长及中央卫生实验处处长兼军医监委员会委员，主持了当时卫生实验区的工作。从1934年到1941年连任两届中华医学会会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金宝善教授担任国民政府卫生署副署长，在1937年至1939年的两年间，奔走于湘、桂、黔各省，负责组织伤兵及难民的医疗救护工作。1941年任卫生署长后，继续组建了各种卫生站、医疗队、抗疟队等以适应战时需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金宝善教授担任国民政府卫生部次长。金教授在旧中国卫生界工作了三十年，从利国利民的角度出发，为我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建设、收回海港检疫权和建立现代医疗卫生制度以及建立卫生实验区的地方、乡村、边疆卫生机构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撰写并发表了一批卫生防疫及卫生事业管理等方面的论文。他曾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医药卫生界的世界性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1948年，金教授深感国民党当局的腐败，遂辞去职务，赴上海医学院任教，同年10月赴联合国儿童急救基金会任医务总顾问。在儿童急救基金会任职期间，国民党政府两次发电要金宝善教授赴台就任卫生部部长，被他断然拒绝。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金宝善教授当时虽然身在国外，但闻讯之后欣喜万分，感到祖国有了希望，怀着拳拳报国之心，于1950年3月，毅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李德全部长的邀请，携眷回国，投入社会主义祖国医学、卫生事业的建设之中。

金宝善教授回到祖国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卫生部技术室主任、参事室主任。1954年任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系主任兼保健组织学教研组主任，一级教授，同年当选为全

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卫生杂志》主编，并主持筹建中华医学会卫生学会，同时被选为第一届主任委员，此外还担任中国科普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金宝善教授在解放后回国的三十余年中，虽然在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两次严重的冲击和伤害，但他始终非常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愿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祖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被迫停止了一切工作职务的情况下，也一天没有停止过工作，仍然孜孜不倦地为祖国培养卫生事业的建设人才，甘为人梯，多次为教师开办英语和日语学习班，帮助教师提高外语阅读水平。他不顾年高体弱，每天都到图书馆查阅各种外文资料，翻译专业文献，抄写索引卡片及作文摘，分送各学科教师作为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参考。对青年教师的疑难问题，不仅耐心地解释，还帮助他们修改、核对翻译稿件和专业文章。为了提高教师查阅外文资料的能力，他编写了《查阅外文医学期刊文献经验简介》。

金教授虽然年逾古稀，还指导教研室教师翻译与审校布尔氏的《医学统计原理》，并亲自编译了二百余万字的《世界卫生年鉴》，系统地、详细地介绍了世界上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卫生状况。为了编写中国卫生事业的历史，他承担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分卷内《中华民国时期的卫生保健工作》的编写，还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的中华民国史编写了《中华民国医药卫生史料》等。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正了1957年对他的错误决定，他重新当选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时，他心情非常舒畅，更加积极地关心国内外大事，表示要在他“所剩不多的岁月里，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在88岁的高龄时，依然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热情，抱病主编了《预防医学名词词汇》，该书已经出版发行。

金宝善教授自1919年从日本回国后的65年间，为开创祖国的医学、卫生、防疫事业而兢兢业业地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培养医学、卫生、防疫专业人才尽了最大的努力。

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注：本文是金宝善教授去世时的《悼词》——编者

目 录

上篇 一九五〇年回国以后

自 述.....	1
一、中华民国医药卫生史料	9
第一章 中华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沿革.....	10
第一期 从本世纪初到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为止.....	11
一、中央卫生机构的演变.....	11
二、地方卫生机关的发展.....	11
三、鼠疫的流行和东北防疫处的成立.....	12
四、中央防疫处的筹设.....	12
五、其他卫生事业.....	12
第二期 从国民党政府成立到“七七”抗日战争开始.....	12
一、中央卫生建制.....	13
二、地方卫生建设.....	13
三、中央卫生实验处的创建.....	14
四、西北及边疆卫生机关的建立.....	14
五、全国海港检疫总管理处的建立.....	14
六、医学教育及卫生技术人员的训练.....	14
七、中西医的争执.....	15
八、其他中央行政部门的医事卫生组织.....	15
第三期 从“七七”抗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	15
一、中央卫生机关的变动.....	15
二、战时卫生工作.....	16
三、省、市、县地方卫生组织及其所属的医疗、卫生机关.....	17
1. 省卫生机关	17
2. 市卫生机关	17
3. 县卫生机关	17
四、西北各省及边疆卫生设施.....	17
五、医学教育及科学研究机构.....	18

第四期 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	18
一、中央卫生行政机关的改革和新的设施	18
1. 卫生实验机关的增设	18
2. 药品管理及制药机构	19
3. 选派医药卫生人员赴美国进修和考察	19
4. 医药卫生器材	19
二、地方卫生设施	20
三、边区卫生设施	20
小结	20
第二章 医学发展史	22
第一部分 西医	22
一、医院诊所	22
二、医学教育机构	23
三、医药卫生人员的发展和分布情况	27
四、医学会和医药机构	33
五、医药卫生期刊和书籍	34
第二部分 中医	37
一、中医学	37
二、中医的医学教育	38
三、中医遭受歧视和压迫	38
第三章 中西药业	41
第一部分 西药	41
第二部分 中药	43
第三部分 中药的研究成绩	44
第四章 防疫	50
第一部分 传染病、寄生虫病流行状况的一般调查	50
第二部分 烈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53
一、鼠疫	54
二、天花	56
三、霍乱	57
四、疟疾	59

五、血吸虫病·····	63
六、黑热病·····	65
七、钩虫病·····	68
八、血丝虫病·····	70
九、麻风·····	71
第三部分 防疫机构的建立·····	73
一、东北防疫处·····	73
二、中央防疫处·····	73
三、西北防疫处·····	74
四、蒙绥防疫处·····	74
五、海港检疫机关·····	75
第五章 卫生保健问题的调查、实验、推行和有关技术人员的训练·····	80
第一部分 概述 中央卫生实验处·····	80
第二部分 各论 各项卫生保健事业·····	80
一、防疫检验系·····	80
二、寄生虫学系·····	81
三、化学药物系·····	81
四、妇婴卫生系·····	81
五、卫生教育系·····	85
六、卫生工程及环境卫生系·····	86
七、生命统计系·····	87
八、社会医事系·····	88
九、工业卫生系·····	88
十、营养研究所·····	91
第六章 乡村卫生和边区卫生·····	92
第一部分 乡村卫生·····	92
第二部分 边区卫生·····	97
二、浙江绍兴、嵊县、新昌三县农业合作化中的 农村卫生工作（一九五五年五月）·····	99
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七年五月）·····	102

四、旧中国的西医派别与卫生事业的演变	106
五、国民党时期的中央卫生行政主管机关简况	115
六、我所了解的世界卫生组织（WHO）	122
七、我所了解的联合国儿童急救基金会	127
八、查阅外文医学期刊文献经验简介	129

下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

一、民国以来卫生事业发展简史	161
二、卫生署乡村卫生工作报告	167
三、各省市现有公共卫生设施之概况	170
四、我国战时卫生设施之概况	181
五、三十年来中国公共卫生之回顾与前瞻	193

后记：

- 一、怀念父亲 金蕴华
- 二、周总理为什么欢迎金宝善教授回国 . . . 张 珍

自述

我于辛亥革命后，1912年考取日本留学(官费)，到日本去学医。1917年毕业，研究内科一年和生物制品两年。1919年回国，在当时北洋军阀内务部所属中央防疫处(北京天坛)当技师，制造白喉抗毒素等。那时，北京前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校已开办，设备很好，规模很大，因为看到由日本回国的留学生不如由美国回国的留学生那样吃香，就想再往美国进修，希望将来能够得到更好的工作地位。大约在1924—1925年，当时中央防疫处处长方石珊兼任前协和医学校在东城所创设的内左一区卫生事务所所长，叫我每周抽出一定时间去该所兼任保健课，因而与前协和医学校卫生学科教授兰安生接近，受到他的赏识，获得洛氏基金社的助学金，到美国John Hopkins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公共卫生学一年(1926年到1927年)。

1927年夏季，我在美国进修完毕，接到国内电报，到浙江杭州去当卫生局长，我回国直接到杭州，当了两个多月的局长，市政府取消后，仍回北京中央防疫处。1928年初，蒋政权成立，伪内政部长薛笃弼(冯玉祥的部下)，要我去南京，在内政部的卫生司当技正(当时司长是陈方之，是在日本学医的，研究过血吸虫病)。夏季，薛笃弼派我当中央防疫处处长，到北京接收北洋军阀的防疫处。到了冬天，伪卫生部成立，薛笃弼任部长，刘瑞恒(前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校长)去南京担任伪卫生部次长，叫我去当保健司长，直到1930年。在这几年内，伪行政院规定，凡是担任简任级高级(我当时是简任二级)的官员都要加入国民党，我与当时的几个司长都填表入了国民党。不过蒋伪政权的卫生机关主要人员的靠山是美帝国主义，我虽然名义上入了国民党，实际上没有参加过国民党的活动，也没有给过我国民党上层组织的任何名义。

1931年伪卫生部取消后，改为卫生署，同时成立伪中央卫生实验处，由刘瑞恒自兼处长，我任副处长。这个机构是由国际联盟卫生部建议设立的。国际联盟卫生部“帮助”蒋政权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个卫生组织系统(以前的卫生机构是附在警察机构内的，是警政的一部分，地方上的卫生最重要的清道工作是由警察机关管的)。我于1931年曾被派去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卫生部的卫生委员会会议，会后到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国家考察新建的卫生组织机构和工作情况。我记得这个卫生委员会“帮助”旧中国的卫生业务，主要是建立中央卫生实验处和由卫生署在各海口独立设立海港检疫所。

海港检疫所的设立计划，是由国际联盟卫生部派一个澳洲医生(忘其名)来中国各海港调查检疫情况，决定在上海成立海港检疫总管理处，由伍连德任处长，并在上海、广州、汕头、津、塘、秦各港口设立检疫所。表面上好像是从外人管理下的海关中收回了